

不朽的情侣系列

ROSA LUXEMBURG  
LEO JOGICHES



# 罗莎·卢森堡 与 列奥·约吉谢斯

——革命时代的爱情

[德] 玛丽亚·赛德曼 著  
曹伯岩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不朽的情侣系列



国防大学 2 087 2920 5



# 罗莎·卢森堡 与 列奥·约吉谢斯

——革命时代的爱情

〔德〕玛丽亚·赛德曼 著

曹伯岩 译

B56/53/67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莎·卢森堡与列奥·约吉谢斯〔德〕赛德曼著；曹伯岩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

ISBN 7-5313-2225-0

I. 罗… II. ①赛… ②曹… III. 传记文学—德国—现代  
IV. 1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305 号

Rosa Luxemburg und Leo Jogiches

Copyright © 1998 by Maria Seidemann

Chinese copyright © 2000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1998 by Rowohlt-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00 千字 印张:5<sup>1</sup>/<sub>2</sub> 插页:2

印数:1—8,000 册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 然

责任校对:周 文

封面设计:王复冈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225-0/I·1938

定价:10.00 元



### 1900年前后的列奥

在三年时间里，罗莎一直恳求他到柏林来与她相聚，但没有成功：“我终于明白了，我无法安抚我的父亲。去年我私下里还相信你的诺言，即今年春天就一起安排我们自己的事。近几个月来，我已经不知道怎样回答父亲的信，像小偷一样躲躲闪闪，因此只好推拖了事。”



罗莎丽亚·卢森堡（1887年中学毕业时摄于华沙）

“我的理想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我可以爱一切人，为了争取这样的机会，为了这一理想，将来也许有一天我要去恨。”



罗莎与古斯塔夫·吕培克的结婚照（摄于1898年）  
作为一个外国人，罗莎不能在德国从事群众工作，她的政治活动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她通过一次假结婚获得了德国国籍

1890年之前在维尔那的  
列奥

“列奥·约吉谢斯是维尔那一位精力充沛的革命家，但他在维尔那的革命人士中却不受欢迎，原因是他那过分夸张的诡秘行为和阴郁的态度。”



与列奥分手之后的罗莎  
(摄于1910年)

“自从离开列奥获得自由之后，我又完全是我自己了。”

## 目 录

- 一、中学毕业考试/1
- 二、维尔那（现名维尔纽斯）的朱庇特/16
- 三、一包茶叶/25
- 四、不成功的朝圣之行/38
- 五、世界改造者/45
- 六、作战计划/59
- 七、女博士吕贝克夫人征服柏林/67
- 八、佼佼，来吧！/84
- 九、革命时代的爱情/105
- 十、阳光，风暴和自由/116
- 十一、两枝左轮手枪/129
- 十二、最后的义务/139

## 一、中学毕业考试

这幅照片日久年深：一位身着遮盖全身的蓝色校服的少女，深色的头发紧贴头皮梳向脑后，柔和的椭圆形脸上生着丰润的双唇，鼻子略大，秀眉弯如春山。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或许是本世纪最著名的女性，应该是这个样子吗？这位少女是谁？她就是罗莎·卢森堡，继承卡尔·马克思事业的女理论家，足以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相提并论的女政治家和革命家。不过正如这幅照片所表明的，她当时还叫罗莎丽亚·卢森堡，是华沙的一个女中学生，芳龄十七岁。

这一文静的脸庞说不上漂亮。聪慧、高傲和某种严厉占据了这张面孔。在这幅照片的背面，罗莎丽亚写给她的女友的留言是：“我想往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将允许我爱一切人。为了争取这样的社会，为了这一理想，将来也许有一天我要去恨。”

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场合，在毕业考试之后，1887年夏天，正当女伴们就要分手，互赠纪念照，并配以当时流行的感伤题词的时候这是一种颇不寻常的自白。毕业之后，这些少女很快就出嫁了，一个接着一

个，有的成为公务员的内助，有的成为商家之妇，有的成为学者的贤妻，然后就做了母亲，再后就成了年高望重的大人。

罗莎丽亚没有走这条路。她寻找并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毕业照片上那句值得注意的题词表明，这位少女已坠入深沉的梦想之中，那是一个关于另一种更美好的生活的梦想。罗莎丽亚那时就已经认识到，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这位少女对那梦想已有相当详尽具体的观念，她知道是谁与她的梦想作对，必须与什么人什么事物做斗争。最初的敌人的形象是由一本遭禁的读物，当时在华沙大中学生中间流传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启发出来的。好几代怀着少年的憧憬、幻想和追求的人都神往于一种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对于十七岁的中学毕业生罗莎丽亚来说，这种梦想此时已成了生活的主旨。如果置身于《共产党宣言》的透彻文风之中，如果考虑到这是第一个为广大读者所理解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同时又是对乌托邦思想的第一个简要的批判，而且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是在19世纪的生活环境中，在被俄罗斯的侵略势力奴役下的波兰被阅读的，就可以想象，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产生了多么强烈的吸引力，在秘密地传给下一个读者之前，人们是怀着怎样兴奋的心情和牺牲精神去研究和默记它

的内容。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肯定不符合卢森堡家人的文化趣味，但可以认为，罗莎丽亚了解《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波兰文本。作为五兄妹中最小的一个，罗莎丽亚出生于1871年3月5日。那时她家住在札莫什(Zamosz)，那是波兰卢布林(Lublin)行政区的一个小镇，镇中居民有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木材商伊利亚斯·卢森堡是这些犹太人中的一个，他就是罗莎丽亚的父亲。

那个时候，作为国家的波兰还仅仅存在于它的居民的头脑和心灵之中。经过多次战争，波兰在18世纪末被瓜分了，它的邻国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各占有一块。札莫什和华沙都属于俄属波兰。罗莎丽亚是作为俄罗斯的臣民长大的。

在沙俄的专制统治下既不可能有宪法，也不可能有什么议会。一个膨胀、腐败的官僚集团沉重地压在百姓头上，每一次反抗和起义都被镇压下去。特别是“奥赫拉那(Ochrana)”，即沙皇秘密警察的恐怖魔影无处不在。谁要稍有不同意见，就可能不经任何审判仅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被强制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永远地消失在要塞的监牢里，或者在绞刑架下送命。

波兰从未接受俄罗斯帝国对它的吞并，整个波兰曾举行过多次反抗。1863年的最后一次起义造成如下结果，一方面俄国加强了统治，另一方面波兰市民阶级获得了发展经济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巧妙的手腕，因为从此以后，波兰市民阶级的大部分不再唱被禁的波兰国

歌，而代之以“上帝赐吾以沙皇”。这种追求财富的冲动抑制了革命的情绪。

“那是噶斯灯的时代”，作家伊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小说令人想起那时的波兰，“那个时代，正是波兰终于接受了丧失独立的时代，也正是 一种民族实证主义传入波兰的时代。波兰现在向一个工业国家的方向迈进，一条条铁路修好了；一家家工厂开张了；一座座城市飞速生长起来了。1863 年以前大部分还生活在特别划定的犹太区氛围中的犹太人现在开始在波兰开业、商业、艺术和科学中扮演重要角色。已为当代人所熟知的所有精神和理智的观念，诸如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同化论，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无神论，家庭纽带的松弛，自由恋爱，甚至初期法西斯主义等等，在那时都已初露端倪。”

罗莎丽亚三岁的时候，全家移居华沙。这次迁居的起因可能是 1873 年席卷卢布林行政区的霍乱。那一次有许多家庭离开了札莫什，其中也有几家与卢森堡家关系很好。罗莎丽亚的父亲希望搬到大城市去会改善他的商业状况。此外，父母还希望他们的三个儿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不过，这一家人在华沙的物质生活却是颇为窘困的，他们甚至无法为大女儿汉娜凑齐一份嫁妆。这位大姐长得很像罗莎丽亚，不幸却得了髓关节病，走路一瘸一拐。罗莎丽亚也患有先天的髓关节畸形病。从童年起她就立志要战胜跛腿，努力把走路时的痛苦掩饰起来。

对于卢森堡家最小的女儿来说，移居大城市这件事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决定了她此后的生活方向。她从深深地打上犹太教烙印的外省走出来，进入一个现代化的大都会，这里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并且由于工业和政治的影响而成为开放性的。在华沙，她有了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她的大姐就没有这种机会），并且在这里她还接触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罗莎丽亚的母亲丽娜·卢森堡，娘家姓卢汶斯坦，是一个有教养的妇女，她亲自为罗莎丽亚授课，一直到小女儿十岁时进入华沙第二女子中学时为止。还是一个幼儿的时候，罗莎丽亚就开始学习了，她说话准确、生动，她写诗，写小说，特别是她还给家人写了许多信，这些信在家里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发信人还执意要求收信人写回信。罗莎丽亚一生都是热情的书信写作者。

这个家庭很熟悉德国古典文化，尤其是母亲，她对席勒的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母亲极力推崇席勒，而罗莎丽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位诗人的作品不感兴趣。全家人除了波兰母语之外，还说德语，不用说当然还要说俄语。虽然这个家庭并没有脱离犹太的生活传统，但依地语<sup>①</sup>在家庭中是作为粗话被禁止的。父亲在

① 犹太德语，是中欧和东欧犹太人中通行的一种由中古高地德语、希伯来语、罗曼语和斯拉夫语混合而成的语言。——译者注

继承祖业之前，曾进过一所犹太教经师学校。母亲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拉比（犹太教经师）家庭，重视按传统习惯庆祝犹太教的节日。罗莎丽亚的双亲曾接触过“哈斯卡拉”（Haskala），即犹太教的启蒙运动，因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混合的、非保守的。

但是否愿意做犹太人，卢森堡家没有人能够选择，在沙皇统治下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做这种选择。犹太人处在一种歧视性的特别立法的管制之下，许多职业不许他们介入，许多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无权享受，而且集体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一再发生。1881年圣诞节，罗莎丽亚当时十一岁，一群被煽动起来的排犹分子吵吵嚷嚷地穿过犹太商人及其家族聚居的大街。在卢森堡家居住的兹罗塔大街，住宅和店铺也被抢劫一空，犹太人遭到侮辱和殴打。小说家辛格描写了这一事件：“殴打，抢劫，玻璃被砸碎，家具被毁坏，床单被撕破，这一切持续了整整三天。二十二个犹太人因受伤住进了医院。”在这次暴乱中警察和行政当局一直袖手旁观。

俄属波兰连同其首府华沙是被一分为三的波兰领土中最大的一块。由于工业的崛起，这里的资产者与工人在数量上都多于另外两部分。遭受本地雇主和外国统治者双重压榨的广大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其他工业国家的受雇者相比处于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他们的工资极其微薄，劳动条件和居住环境都非常恶劣，生活水平十分低下。

与西欧完全不同，这里的工人没有任何权利，没有

工会，也没有政党。谁从事政治活动，就必须预先想到残酷的惩罚——身带枷锁被投入要塞的监牢，发配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甚至被判死刑。

尽管受到这样的镇压，在最后一次起义失败之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就兴起了一股新的革命力量：1882年鲁德维克·瓦林斯基（Ludvik Warynski）建立了波兰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无产者党。这个政党迅速扩大，并且与许多俄国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这些俄国团体之一曾于1882年刺杀了沙皇，波兰密谋者也参与了这一活动。这次谋杀的女首领索菲亚·别洛夫斯卡娅（Sofia Perowskaja）成为沙皇俄国第一个被处以死刑的妇女。

亚历山大三世成了被谋杀的沙皇的继承人，他指使全部官僚机构、军队和秘密警察去扑灭波兰人的哪怕是最微弱的反抗之火。无产者党的追随者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新的打击。建党一年之后，参加一次风潮的大部分成员就都牺牲了。瓦林斯基消失在位于拉托加湖中一个小岛上的臭名远扬的彼得要塞的围墙后面，重病一年之后，他就在监禁中死去。他的非法的地下活动由年仅二十二岁的玛丽亚·波胡泽维茨（Maria Bohuszewicz）继承下来。后来她也被捕了，并在通往西伯利亚的途中，因长时间的艰难跋涉而劳累不堪，死在流放犯的队伍中。1886年，又一批党员在华沙被判刑，其中有四人在华沙城堡被绞死。

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罗莎丽亚的学生时代。当然，无论是关于谋杀沙皇还是关于处决党人或者整个无

产者党的官方消息都不会传到中学里和卢森堡家的晚餐桌上。但索菲亚和玛丽亚这两位妇女的命运却牵动了华沙青年的心，罗莎丽亚对此也终生难忘。

能接受中学教育是俄国上流社会和富有的波兰人家的女孩的特权。1887年发布了一个公告，规定不富裕的父母的子女不能受高等教育，免得他们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为了能被一所中学接纳，申请入学的犹太女孩事先就受到严格的数量限制，而且必须具备一些额外的条件。罗莎丽亚的父亲虚荣心很强，立志让他的儿女们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同时他也以最小的女儿能进入一所中学（华沙第二女中）读书为荣，他甚至认为那是能够进去的最好的中学，因为华沙第一女子中学还只招收俄国官员和军官的女儿。在罗莎丽亚的学校里有这类家庭背景的少女也占大多数，但此外还招收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波兰女孩，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也允许个别的犹太女孩入学。罗莎丽亚必须参加入学考试，她毫不费力地通过了。

她成了一名优秀的学生，虽然她并不像班上其他女孩那样具备求学所需的优越的物质条件。她没有自己的课本，没有地图册，没有参考书，只能依靠听课笔记，或者请条件较好的女同学允许她在课余时间偶尔看看她们的教科书。学校里的必修课包括四种语言，三门数学和几门关于自然科学的科目，还有历史，算术，书法，当然还有神学（这一科目在成绩单上占首位）。总是获得良好或优秀的分数需要刻苦努力，但仅仅取得高分对

于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少女来说是不够的。教学设备的不足在高年级的同学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俄语是官方语言，在学校里也只能说俄语，甚至在休息时和波兰语课堂上都要说俄语。索菲亚·吉尔辛斯卡（Zofia Dzierzynska），罗莎·卢森堡后来的一位亲密战友的妻子，也曾在第二女子中学读过书，她在一本回忆录中描写了当时对这一规定执行情况的监视是多么的严密：“年终考试前几天，当时我已经是金质奖章的候选人。我要去上课，沿着楼梯往下走。有人从下面叫我，并用波兰语问我是不是知道我的一个女同学在哪儿。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要找的人，就同样用波兰语答道：没看见。就在这一刹那，女学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她正上楼梯，我没有注意到她。她训斥我一顿，把我拖到二楼吩咐我的班主任关我三个小时的禁闭。就因为说了个波兰词！这三个小时的禁闭意味着操行上的四分，并自动把我的全年成绩降到两分，当然也就不再考虑金质奖章的问题了。”

波兰历史和波兰文学一样也是很少上的课程，波兰语课几乎完全被纳人语法课之中。浸透了华沙城几个世纪的精神和风貌的全部波兰文化在高等教育中不见踪影

罗莎丽亚参加了一个非法的学生组织。几乎所有的中学和大学里都有这样的团体。一切能促进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事情他们都做，其中包括准备起义和阅读波兰作家的作品。在波兰作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浪漫主义诗